



下午茶

●钟双霜

夏天到了,天气越发闷热,在综合事务部行政后勤会的基层职工发言环节中,一向最有想法的黄师傅率先起身代表公司食堂厨师团队提了个切实的建议:如果当天天气预报气温超过30℃,可以在15:00—17:00这个时间段增设“清凉下午茶”,面向全体职工免费提供清热解暑的冰镇糖水或凉茶。

职工福利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项提议得到了部门刘经理的高度重视,会后与支部的何书记一合计,当即决定要将这件事落实到位,同时,还要争取到公司工会“娘家人”的支持,把事办好。

说干就干,何书记先是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活动计划,然后又马不停蹄地找到工会干事沟通相关事宜,力保各个环节都能做到最好,不出纰漏,让职工最实际的心声能得到最迅速的回应。

方向有了,思路也有了,方案很快就敲定了下来。不久,一则“关于增设‘清凉下午茶’的通知”就发布在公告栏,引起了广大职工的热烈反响。大家第一时间都在交口讨论第一天会推出哪款消暑饮品,

你一言我一语的,好不热闹。

翌日下午,答案揭晓,公司食堂推出的第一份清凉糖水新鲜出炉,是来源于潮汕地区的冰镇绿豆爽。为了让在工作中的职工能更快、更方便地喝到糖水,厨工们将一大桶绿豆爽从食堂送到了办公楼的一楼大堂,把下午茶的餐桌摆在了离职工们最近的地方。

正值汛期“特别防护期”期间,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任重道远。刚从兴华高速巡路回来的养护人员才进门,手里就多了碗绿豆爽,一口下肚清清爽爽的,身体里蒸腾了许久的暑气几乎霎时就消散了些。一碗糖水,一会儿工夫就见了底。厨工见状,乐乐呵呵地接过空碗,为他们再添了一大勺,让各人端回办公室慢慢喝。

今日掌勺的大厨正是最初提出这项建议的黄师傅。他是个热心肠的客家人,做得一桌地道丰盛的客家菜,为了妥善照顾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的饮食需求,又学会了不少其他地方的特色菜,还经常联合其他厨师变着法儿地不断更新应季菜单。

这不,今天的绿豆爽就是黄师傅前段时间听一位老家在汕头的职工提到的,说是年年夏天家里都会做,他从小吃到大,可谓是一代潮汕人心中的集体回忆。为了做好这道糖水,黄师傅还特地向那名职工请教了正宗的做法,这才有了今日特供的冰镇绿豆爽。

炎炎烈日,热浪滚滚,糖水供应还在持续进行中,职工们也纷纷向食堂投来好提议。各式糖水轮番登场,客家的仙人板、老广的去火凉茶、川渝的红糖冰粉……当提议得到回应,这个夏天的冰镇糖水便化作降温喷雾,沁甜了职工心田。

东园文学奖 征文选登

扫码查看
征稿启事



父亲的背影

●艾建桥



小时候,父亲的背影
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我跨在他的背上
绕过山路十八弯,趟过一条河
只为赶赴一场乡村电影

上学后,父亲的背影
是晨曦暮色中的一束光
指引我遨游知识的海洋
那背影,是无声的催促

长大后,父亲的背影
佝偻成一张旧弓
每次分别,比我矮半头的父亲
固执地踮起脚
将大包小包的东西
塞满我小车的后备箱
朦胧的泪光中,父亲背影里的爱
从未褪色

湾区拔节

●罗阳

当红树林的根须刺破咸涩史书
万顷沙正以候鸟的喙
在蕉门水道与龟洲大桥的折页处
写下湾区胚胎的第一行平仄
我的掌纹开始涨潮
铁锈与月光同时析出结晶

塔吊伸长脖颈吞食星群
横沥肋间迸出玻璃的副歌
集装箱吞吐潮汐的切分音
云港在数据流中长出鳃
混凝土染色体螺旋上升时
电子表格正在为潮汛押韵

深中通道切开伶仃洋的双螺旋
青蟹举着虎门销烟的蛋白酶
龙穴岛巨轮把月光转录成磷光
木棉花撕开灵山岛的碱基对
我们以核苷酸形态游弋
在自贸区灯火构建的培养基

当凤凰二桥拧亮第八圈年轮
也是我与湾区共生的第八年
星辰在金融岛肋间孵出磷火
咸湿的呼吸与混凝土年轮共振
每寸拔节的黎明都在校对
我与南沙互为标点
在这部未完成的长诗中交换韵脚



茶春秋

●邱志忠

六月的日头,把村头的石板路烤得发烫。蝉鸣声里,邱婶踩着拖鞋“嗒嗒”跑来,蓝布围裙兜着蔫头耷脑的茉莉花:“借你家井水冲冲暑气!”檐角垂下的三角梅被晒得蜷起花瓣,唯有她解放鞋上沾着的青苔,还透着几分潮湿的生机。

我从樟木箱底摸出粗陶茶罐,抓了把她上月给的野茶。白瓷碗里腾起的热气撞上扑面而来的热风,蜷曲的茶叶打着旋儿舒展,浮起的茉莉花瓣沾着薄汗般的水珠。忽然想起皮光亚那句“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千年前他对茶的急切,倒像极了邱婶此刻盯着茶汤的眼神。她蹲在天井竹椅上,竹篾被压得吱呀响:“老朱家小子考上深圳大学了,通知书上印着荔枝红!”

端午刚过的周末,带儿子去了一次茶山。还没进门就听见炒茶声,老父亲赤着膊守在土灶前,柴火映得他脊梁上的汗珠发亮。“六月茶要抢在暴雨前收。”他翻动着铁锅里的绿茶,枯叶般的手掌带起焦香,“猛火杀青,文火慢焙,急不得。”恍惚间想起儿时,总在这样的午后,看蒸汽如何在他皱纹里凝成水珠。如今,他再也等不到老友的回信,那罐打算寄出的茶还搁在案头。儿子踮着脚凑过来,我抓了把温茶塞进他掌心:“闻,这是山雨欲来时的味道。”苏轼说“且将新火试新茶”,可这新茶里,藏着多少未说出



■资料配图

口的旧时光。

街角修车铺的铁皮棚晒得发烫,老李头却总在竹制茶桌旁摆着粗陶瓮。前日傍晚,暴雨说来就来,我搂着浑身湿透的儿子冲进去。塑料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老李头掀开瓮盖,抓出把陈年六堡茶:“喝!祛湿比凉茶强。”浓黑的茶汤倒进粗瓷碗,混着雨水顺着棚顶缝隙滴落的声音。看着儿子捧着比脸还大的碗直吹气,突然想起北宋谦师为苏轼点茶的场景——老李头虽没那等功夫,可这随性里,藏着的不是茶的三味?

儿子现在成了茶柜的常客。今早,他又踮着脚踩着碧螺春,装进印着恐龙图案的保温杯。放学接他时,他举着杯子直晃:“爸!茶叶在水里开花

了!”嫩绿的茶芽在杯底沉浮,像极了他在茶园追白蝴蝶时蹦跳的模样。忽然想起父亲教我喝茶的那个六月,也是这样看着杯中“小绿人”舒展。卢仝写“七碗茶”,从喉吻润到腋生风,如今儿子捧着第一碗茶,正尝着属于他的人文滋味。

暮色漫进村子时,紫砂壶里的茶已泡了八巡。茶汤淡得近乎清水,却还留着若有若无的蜜香。楼下传来卖豆腐花的吆喝,邱婶的电子秤又开始“滴滴”作响。我摸着儿子沾着茶渍的小手,忽然觉得,六月的日头再烈,只要有这一杯茶,有这些在茶气里氤氲的日子,再寻常的时光,也能咂摸出千年的韵味。